

《 在做我們的工作？ 》

空軍飛行員：
我只是扣下扳機，主宰天空。
在冷影徘徊的雲層間巡邏，
眼下的目標，不過是串座標。

情報分析員：
我只是掃描照片，評估潛在威脅，
將大片土地化為編碼數據，
然後關上文件，遺忘。

地面少尉：
我只是將彈藥裝入鋼鐵與烈焰鑄成的怪獸，
不去想那些將被它們殺死和殘害的人。

飛機機械師：
我為齒輪上油，喚醒沉睡的引擎，
確保這些猛禽不會顫抖、熄火或墜落。

工廠工人：
我擰緊螺栓，檢查零件——
每一顆旋緊的螺絲，都是我們軍事計劃中的又一個齒輪。

隨軍牧師：
我撫慰那些征戰與哀哭的靈魂，
為未能守護的亡者祈福。
心中卻不禁困惑——為何喧囂如此之多，聽者卻如此寥寥。

政客：
我許諾和平，同時盤算私利，
為自己的連任四處籌款，
在這場高風險的博弈中，對著鏡頭微笑。

公民：
我繳納稅款，轉移視線，
滑過那些照片——廢墟、孩子、悲痛——
...然後回到我的咖啡、我的舒適、我平凡的日常，
祈禱那即將到來的風暴不會觸碰我的天空。

藝術畫廊咖啡館裡的空氣沉甸甸的，詩的迴響仍在牆壁間震顫。弗里達身體前傾，以悲傷與愧疚各半的眼神與朋友們對視。「這首詩說得很清楚，」她說，聲音微微顫抖。「在烏克蘭、加薩和緬甸發生的種族滅絕中，我們都是幫兇。我們的沉默、消費習慣和稅款，都在為這些衝突提供養分。」她停頓了一下，話語梗在喉間。「我們告訴自己，罪行是由將領、總統和武器販子造成的。我們把他們塑造成惡魔，以此規避對自身的審視。但真相更沉重。」她緊緊握住雙手，接著緩緩而刻意地鬆開。「我們都是這場持續進行中的種族滅絕的共犯。不是因為我們做了什麼，而是因為我們什麼也沒做。她的話沉入房間，就像一塊石頭落入平靜的水中，漣漪悄然蔓延。

「德米特里緩緩地呼出一口氣。「是的，」他低聲喃喃，聲音幾乎只是一縷耳語。「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真相，但終究是真相。我們繼承了遠在我們出生之前便已建立的體制，卻每日默默地、悄然地維繫著它。什麼都不做，就是讓它繼續存活。」

「薩托魯的下顎緊繃起來。他俯身向前，眼神在憤怒與絕望間燃燒。「說我們有責任很容易，但然後呢？」他冷冷地逼問，「你要怎麼阻止普丁、納坦雅胡或敏昂萊？他們統率軍隊，擁有巨額財富和軍事力量。他朝兩人之間的空間猛地一揮手。「而我們坐在這裡。說話。」隨之而來的沉默繃緊如一根拉到極限的鋼絲。

英靜靜地凝視著桌上的某一點，一動不動地坐了許久，像是在內心深處尋找什麼。然後她抬起頭，眼中有一道微小卻倔強的光，那是之前不曾有過的。「權力看似不可撼動，如同一座山，」她說，語氣平靜而篤定。「但山會崩塌。帝國會傾覆。不是一擊之下，而是無數次細小的衝擊，直到那看似永恆之物，化為塵埃。」她的目光緩緩掃過每一張臉。

「在歷史的宏大帳簿中，普通人微如塵埃——如同石頭旁的沙粒。但被同一陣風吹動的沙粒，聚集得足夠多，便能重塑海岸線，掩埋紀念碑，吞沒整座城市。」她淡淡一笑。「就連大象，也懼怕一群跳蚤。」

她繼續說道，聲音如同一條河流找到了自己的去向，悄然積蓄著力量。「改變歷史不需要單憑一位英雄；這種情況實屬罕見。這需要網絡化的堅持和廣大群眾的協調配合。需要的是一小群意志堅定的人——彼此連結、蔓延、點燃——直到咖啡館裡的低語，匯聚成任何政權都無法壓制的洪流。」

注：本作品在風格與創意構思上部分使用了人工智慧工具生成，隨後由人類進行了編輯。

- T Newfields

開始：1996年 靜岡市 完成：2026年 靜岡市